

zihan



校园男子汉

出版社

5/11/22

校园男子汉

王巨成 著

季 平 插图

倪基民 装帧

责任编辑 郑春华

美术编辑 倪基民

责任校对 陶立新

技术编辑 火正宇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邮政编码: 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厂排版

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

印张 3.75 插页 2

字数 50,000

1999 年 5 月第 1 版

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,000

ISBN 7 - 5324 - 3755 - 8/1·1620(儿)

定价: 5.50 元

窗外是朦胧的青色，月亮像被谁咬了一大口的饼，随意地抛在那里。

我在等一个暗号。

暗号是三声蛐蛐的鸣叫，两声长，一声短，然后我也叫上三声，两声短，一声长。接着我将翻过乡政府大院的围墙（围墙高得足以让胆小鬼、冒失鬼们摔断腿），与埋伏在黑暗中的一个男孩碰头。

“松下问童子。”男孩这时应该说。

“少林寺和尚。”我应该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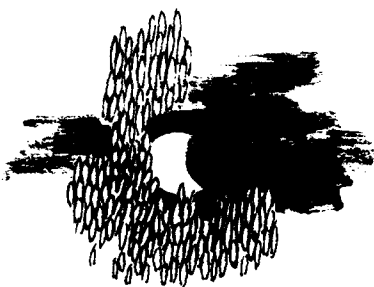
“霹雳行动！”我们应该一齐说。

对完了接头暗语，我们就应该在无边无际的野地匍匐前进。

我们是百分之一百的潜逃，神不知，鬼不晓，在夜的野地里，够刺激吧！可谁有这种胆量？

我们将要潜逃出大人的目光，潜逃出安全舒适

的房屋，然后去干一件自己应该做、一定要做的事。跟你说，这件事比潜逃还要有劲、刺激一百倍，一千倍呀！



暗号迟迟没有传来。

暗号应该传来了。

我心里的焦急一浪一浪涌上来。

实际上，我是在等狐狸。狐狸，你怎么还不来？

那一晚给我的是耻辱，是奇耻大辱。如果自己不去洗刷，这耻辱就像毒蛇在一天天啃噬着我的自尊。今晚如果不去洗刷那一晚所带来的耻辱，重塑自己的形象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

我感到自己周身的血液在喧哗、在奔流，扶窗台的双手，因为心里交错着紧张、激动、恐惧和期待的心情，而颤动。

我对暗号不抱任何希望了，狐狸不会来了。

狐狸一定是临阵脱逃了，这个胆小鬼，这个松包，这个软蛋！

怎么办？难道我精心策划的事就这么给无声无息地泡汤了？不！我自己去，我一个人去。



奶奶睡了，爸爸妈妈也睡了，多么好的机会呀！我穿上褂子裤子和球鞋，拿起手电。

关上灯，想想又将灯打开，因为我喜欢开着灯睡觉。我来到床边，在床上放几件衣服，呈一个人形在睡觉的姿势，放下蚊帐，自然没有忘记在床边放上一双凉鞋。

轻轻地走出来，轻轻地带上门，轻轻地跑下楼梯。来到院门前，将门打开一条只容自己挤出的缝，侧身挤出门外。

月光一下子拥抱着我：你可来了，你真



的来了,我等待了好久呀!

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因跳动而使整个胸膛发出轰鸣,那不是胆怯。

天幕上稀疏的几颗星星惊讶地眯着眼睛,白天里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木屏声凝息地注视着什么,谛听着什么。月光透过树的枝叶,给地面画了许多鬼一般的阴影,如妖怪蜷伏在那里,似乎准备出其不意地跳出来扑向我。我从这些妖魔鬼怪身上急急地踩过。我觉得自己格外轻盈,格外敏捷,格外机智。

到了围墙跟前,我找到了白天选择的地方,那里有一棵树,上面有一根枝桠,在围墙顶上横伸过去。有些事对男孩来说,不用学就可以会的,比如爬树。

当我的手一抱着树，似乎有一个声音说：“爬吧，爬吧——”于是我爬了上去，翻过围墙，跳进了无边无际的夜里。我觉得我的动作熟练而地道。

我没有掀亮手电，别人能这样做，我也能这样做。

别了，那个老祖母手掌心里的男孩。

我踏过沉睡的街道，来到空旷的田野。几只昆虫漫不经心地高一声低一声地鸣叫，使得旷野愈显得沉寂而幽深。远处的几星灯火，藏在莫测的黛色里，像不怀好意的眼睛似的，黄黄地窥视着。空气里弥漫着泥土、雾霭和植物的气息，这气息里的清香被夜的神力掩盖了。

“我来了。”我在心里说，“我是一个人来的，狐狸松包了。”

外星人，我知道如果没有你，我现在就绝对不会再走上这条路。现在我郑重地对你说：对不起！真的对不起你！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道歉，尽管你不在我面前。

今夜，我将在这条路上，走出一个崭新的自己来。

一只萤火虫在眼前飞着，在空中划出几道闪亮的线圈儿。多么勇敢的夜行者！

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，蛇一样呈现在我的面前，在月光下发出一种阴森的光。我的一只手插在裤袋

里,紧握手电。我的手心出汗了。我告诫自己,不到迫不得已,绝不掀亮手电。另一只手上有一把水果刀,以防不测。

我要证明自己。

我这是上庙山。

你不要以为庙山是能随便上去的,说出来不把你吓昏才怪呢。庙山是一座远离村庄的荒山。山上长满荆棘、刺球、藤藤儿之类的不成材灌木,以及许多座坟冢。山上有一座年久失修、后来修而又损的破庙。传说山上常常闹鬼,传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。据目击者说,有一次两个外出做工的男子夜晚在山中匆匆行走,走至破庙附近,忽然后面的一个男人感到有人拉了他一下,并且有一个尖细的女人的声音埋怨说:“你怎么到现在才来?”那人回头一看,身后什么也没有。第二天,这个男人就死了。据人分析,这是被那女鬼勾去了魂。后来庙山上又发生过两起上吊身亡的事件,再后来又有人在庙山上看到过一只狼。这么一来,夜晚中的庙山是百慕大三角,是死亡之海。即使白天,也很少有人上山去。怕人吧?

这是我第二次上庙山。如果不是庙山,外星人也许不会被开除。

二

搁下饭碗,奶奶照例为我洗脸,老爸照例不满地看我一眼说:“你自己不会洗……”

我照例嘻嘻一笑,然后一扭身,出了家门。这时妈妈的一句话照例从身后传来:“这么早去学校干啥?可别玩!”

大人总是喜欢对小孩说话的。我的经验是由他



们说去。他们的话有时是干打雷,不下雨。比如大人说:“你怎么又要钱啦?要省着点,别馋嘴!”可是过几天,他们照样又塞点零用钱给你花。身上有了钱,你能不馋嘴吗?跟你说,“馋猫”就是大人培养出来的。

拐了一个弯,再穿过一条小巷,就是我们中心小学。一到学校,我撒腿就向操场跑去。

不在安老师和老爸的视力范围内,我总是把自己放得很开。偶尔,老爸派小秘书跟我到学校,看我中午早早到学校究竟干什么。那时我当然不会傻到朝枪口撞,我会到教室,专心致志地看书或写作业,我要把一个乖男孩、好学生的形象展现在小秘书的跟前,并通过他传递给老爸。

操场上的双杠那儿已经有了几个男孩子了,他们大多数是中午在学校食堂搭伙的同学。我朝他们走去。

我对双杠没有多少兴趣,但我还是去了。因为我看见双杠的旁边有一个陌生的身影。他没有穿校服,不眨眼地看着几个比他小的孩子玩双杠,他时而露出微笑,时而搓着手,很眼馋的样子。显然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,大概是乡下孩子到我们学校来玩的。

我对双杠上三个男孩挥挥手,说:“下来,我要玩。”

那三个男孩可能是三四年级的学生，他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然后有两个男孩不情愿地下来，另一个有着圆脑袋的男孩嘟哝着不想下来。我上前一步，说：“你是不是要我动手？”那圆脑袋一慌，从双杠上跌坐到地上，咧咧嘴，眼泪在眼眶底打转。我开心地一跳，上了双杠，坐在上面——这就是能耐！别人不行。

“下来！”

突然的一声，惊得我一哆嗦。那个陌生的小子像一截树桩，“腾”地戳在双杠前。他睁大眼睛，逼视着我。

“干吗，你要干吗？”我掩饰着胆怯，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

“让他们玩!”树桩扶起圆脑袋,说。

哇,好冲的口气,你算哪门子毛毛虫!一个小乡巴佬也想来管我?也不打听打听,哥儿们我是谁?

“狗拿耗子!”我说。

“你下来不下来?”树桩朝前走了一步。

我用手点点那几个男孩,说:“你们告诉他,我是谁。”

“他爸是乡长。”有一个男孩说。

我斜眼看看树桩。如果他识趣些,就站在一旁乖乖地看着我玩。说不定我一高兴,就让他也来玩一玩。我知道乡村小学里暂时还没有这些东西。

“仗势欺人,看看你胸前的红领巾,你不脸红么!”树桩气愤地说。

嘿,这家伙怎么这么着,戴红领巾就不兴玩双杠?再说了,都是他们愿意让我玩的。

“别是有人玩不上,心里不服气吧。”我摇头晃脑地说。

“《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上怎么说的?”

这家伙莫不是哪根神经搭错了?条条框框也摆出来了。

“不瞒你小子说,《规范》我也被老师逼得倒背如

流！可一玩起来，跟戴红领巾呀、背《规范》呀是两码事呗。”我使劲晃着两条腿，脚尖差一点点碰上树桩的鼻子。哪想树桩一伸手，就抓住我的小腿，像铁钳子似的，夹得我生痛。他就势一拉，我从双杠上滑落下来，只差没跌在地上。

“你敢打我！你敢打我……”耍无赖，一度是我的拿手好戏。这时我是很想弄出些眼泪来的，这也是我的拿手好戏。但在树桩面前，要是流出眼泪，那也是白流。

“向他道歉——”树桩指了指圆脑袋，不依不饶地说。

真是一个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乡巴佬！瞧他宽



肩阔胸粗胳膊粗腿的，我要干架的念头只闪了两三秒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——我站在他面前，简直就是一棵豆芽儿，我心里明白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

身边又来了些同学，这些人都认识我，平时对我都笑模笑样的，可在这节骨眼上就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帮我的忙，尤其那三个从双杠上下来的混小子，瞧那眼睛里的意思不就是幸灾乐祸吗？

我用眼睛在人群里搜索，我看见了小电报，我求救似的望了望他。小电报懂了我的意思，立马跑出校园。

“不道歉也可以，你把红领巾解下来给我！”树桩把脸转向别人，“你们评评理，人家在双杠上玩得好好的……”

这不是明摆着要我好看！人越来越多，要是被我的三个哥儿们看见，我以后还怎么做他们的首领？得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

道了歉，我狠狠地瞪了圆脑袋一眼，当然我也狠狠地瞪了树桩一眼。

就在这时，乡政府的小秘书被小电报叫来了。小秘





书是骑着雅马哈来的。

小秘书停好车子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指着
我，向众人声色俱厉地问道：“喂，谁欺侮他啦？”

众多的手指戳向那个乡巴佬。

“是他！”

“是他！”

.....

我的眼睛立时变潮，泪水涌上来。我委屈得直
想扑到小秘书的怀里。

小秘书威严地走到乡巴佬跟前，背着手问道：
“你是哪家的？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乡长的儿子呀？”

“乡长又怎么样?”

“你还犟!”小秘书说着,伸出一只姑娘般白净的手,准备去揪乡巴佬的耳朵。

只见乡巴佬猴子一般,从小秘书的胯下穿过。小秘书还不明白怎么回事,“叭叭”一声,就摔在了地上,他挥着手尖叫:

“我的眼睛(镜),我的眼睛(镜)……”

小秘书的眼镜摔落了。

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。

小秘书爬起来,戴上眼镜,冲大家吼道:“你们还笑?”转而看见我,又冲我喊道:“你也笑,你也笑!”

是呀,别人能笑,我怎么也笑啦?我忙去找那个乡巴佬,我要跟他没完。

可是乡巴佬不知什么时



候溜了。

我垂头丧气地来到教室，坐在座位上生闷气。我一直一个人坐一张课桌。预备铃响了一会儿，班主任安老师领来一个人。我不禁从座位上跳起来，你猜是谁？那个乡巴佬！

乡巴佬一见到我，高兴得叫起来：“和你坐一块儿？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

好个鬼呀，好像我们是交情很深的朋友一样。

“你们认识？”安老师高兴地问。因为在座位这个问题上，我让他操了不少心，说白了没人愿意跟我坐，而愿意跟我坐的人，安老师又不放心。

我狠狠白了乡巴佬一眼。

“咱们握握手，以后做个好朋友。”乡巴佬说着，就伸出手来。

怎么碰上这么个黏糊糊的家伙！有安老师在场，我不便发作，只好伸出手来让他“钳”了一下。

听安老师说，前些日子刮的那场龙卷风，把我们乡的两所小学给刮趴下了。于是，我们镇上的中心小学里就出现了这个陌生的、面孔红里透黑的外星人似的家伙。

第一天与外星人相识就栽在他手里。天下还有